
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



心想去北京

吴克敬 著

追寻鲁迅的足迹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
跟随大家的引领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

台海出版社


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



心想去北京

吴克敬 著

追寻鲁迅的足迹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
跟随大家的引领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想去北京 / 吴克敬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-7-5168-0547-3

I. ①心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10342号

心想去北京

著 者: 吴克敬

责任编辑: 姜 航

装帧设计: 李 莹

版式设计: 于鹏波

责任印刷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)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[www.taimeng.org.cn / thcbs / default. htm](http://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)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170 × 240 1/16

字 数: 202千字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5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0547-3

定 价: 27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作者简介



吴克敬 1954年生于陕西省扶风县，西北大学文学硕士，现任中国书画院副院长，中国书画院陕西分院院长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陕西省政协委员，西安市文联党组副书记（正局级）、副主席，西安作家协会主席，西安市政府参事。曾任《西安日报》、《西安晚报》副总编、党组成员。近年共创作小说、散文、随笔300余万字，出版了《渭河五女》《碑说》《墙隔墙》《状元羊》等28部著作，作品多被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读者》等转载，

《羞涩的火焰》《拉手手》等作品改编拍摄成了电影。2008年获冰心文学奖，2008年、2010年两获柳青文学奖。2010年以中篇小说《手铐上的蓝花花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2011年以长篇小说《初婚》入围国家“三百”原创工程。2012年以中篇小说《你说我是谁》获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。2012年编剧策划的电影《拉手手》获美国纽约国际雪城电影节最佳艺术片奖。



目 录

手铐上的蓝花花	1
心想去北京	65
枣树圪梁枣花香	121
马背上的电影	173



手铐上的蓝花花

致死夫命的阎小样从监所的铁门里走出来了。

纵然她是一个罪犯，纵然她在森严的监所里关押了很长时间，纵然冷冰冰的手铐箍在她的手腕上，她却还是那么出类拔萃，还是那么理直气壮，还是那么风情万种……头顶上，明晃晃的太阳光，照着一步步走来的阎小样，让前来押解她的青年民警宋冲云顿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丽！

宋冲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他难以相信，如此美丽的女子，怎么能够致死夫命？但他知道，这是事实，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，神圣的法律已经作出了公正的判决，死缓二年，宋冲云今天押解阎小样，就是要到省城西安的女子监狱服刑去的。

按捺不住激烈跳动的心，让穿着警服的宋冲云十分无奈。

宋冲云在心里无声地警告自己，要自己不要心跳。他是来提杀人犯的。他要把致死夫命的阎小样押解到省女子监狱去服刑。他努力地压抑着自己那颗狂跳的心，但他却很无奈，怎么都压抑不住，感觉呼呼激跳的心，像是一颗火红的子弹，就要从喉咙眼里弹射出来了。没有办法，他俊朗的脸，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。



赶在这个时候，谷又黄来到了监所的门口。

谷又黄接受了任务，是和宋冲云一起押解阎小样的。

与监所的管理人员进行交接，是一个必须的程序。宋冲云从押送阎小样出来的监管人员手里接过一个档案袋，抽出装在其中的档案纸，依着规定的程序问话了。

宋冲云的声音是公事公办的，他问：你叫什么？

阎小样接受了许多次的提审，对这个程序已经相当熟悉了。她很干脆地回答：我是阎小样。

宋冲云接着问：年龄？

阎小样接着回答：20岁。

宋冲云又问：所犯罪行？

阎小样又答：致死夫命。

原以为在这枯燥单调的交接程序里，宋冲云的脸色能够恢复正常，但是没有，他的脸还红着，像是一个正发高烧的病患者一样红着。

敏感的谷又黄，非常清楚地看见了宋冲云的红脸。

谷又黄知道宋冲云为什么脸红。汉子嘛，见不得姿色艳丽的女子，特别是艳丽的却又犯了罪的女子。这一点，在公安队伍里滚爬了两年的谷又黄见得多了。她发现，自觉不自觉地，汉子警员在面对漂亮女子罪犯时，很有那么点儿怜香惜玉的情怀，表现得就总是心慈手软了。她谷又黄就不，绝对不，纵然是个美若天仙的女犯，到了她的手里，该咋办就咋办，绝不会下不了手，动不了颜色。好像是，她与犯罪的女子，天生是仇敌。譬如眼前，不就是个致死夫命的罪犯吗，还臭美个啥？理直气壮？风情万种？瞧着好了，看咱谷又黄怎么收拾你！

发狠想着，谷又黄觉得她的眼睛像染了毒一样，有种火烧的痛感。因此，她恨恨地盯了阎小样一眼，还不解恨，回过头来，就又把宋冲云剜了一眼。

也是谷又黄今日的心情好，她不想把气氛弄得太紧张，便是她押解的一个罪犯，从陕北的保安县到西安的女子监狱，路途可是远着哩，气氛太紧张，弄出



些别扭和麻烦，那实在是不合算的。而且是，阎小样致死夫命，那是她的事，法律已对她作出惩治，咱又何必与人家过不去。女孩子柔软温暖的心肠，又一时让谷又黄狠不起来。但她还是想把脸红的宋冲云刺一把的。

谷又黄贴到宋冲云的耳边，问：你呀，脸红什么？

宋冲云掩饰地说：我脸红了吗？

机械的交接仪式结束了，把宋冲云刺了一把的谷又黄，心情不错地跨步靠近了阎小样，伸手拽住阎小样的一条胳膊，向停在监所门口的那辆警用吉普车走去。

让阎小样坐在哪儿好呢？起初，心生暗气的谷又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现在心情好了，脑子里却还塞满了宋冲云的红脸，还有宋冲云的眼神……她要那样的红脸和眼神，永远都对着她的，而不是对着一个致死夫命的女犯。

与宋冲云一起工作了两年，他们俩是有点意思的，只差一个捅破那层皮儿，就是一对掏心掏肺的恋人了。是这样的，谷又黄是该有这么点小心眼的。

这是一种习惯呢，谷又黄安排阎小样坐在了吉普车后座的中间，以阎小样为界，宋冲云坐在一边，她坐在另一边。在警官学校读书时，教科书上规定，押解犯人的方法就是这样。唯有这样，才能有效控制罪犯，以免节外生枝。但在今日，谷又黄对这样的安排，心生了一种叫她无法忍受的别扭，在大家都已坐进了吉普车，司机老展也已发动了引擎，只要右手松开手刹杆，脚在油门上轰一下，吉普车就会向前驶去时，谷又黄却又打开了车门，跳到车下。

谷又黄轻声吆喝着阎小样，让她坐到了自己先前坐的位置上，同时还轻声吆喝着宋冲云，让他坐在了中间，她绕了一圈，拉开车门，坐在了宋冲云的身边。

很显然，这样的安排是不对的，谷又黄却不管不顾，使着性子这么安排下来了。

谷又黄要使自己的心情舒坦起来呢。

可是呢，她也只是舒坦了一个瞬间，就又发现这样的安排不行。怎么老是宋冲云挨着阎小样？这太不妙了。谷又黄不要宋冲云和阎小样挨着身子坐在车上，这会破坏她的好心情，让她心烦。于是，在吉普车又一次将要启动时，谷又



黄又把车门打开，跳到了车下。

。谷又黄同时吆喝宋冲云也下了车，她先上车坐在后座的中间，让罪犯阎小样坐在她一边，宋冲云坐在她的另一边。这么看来，倒像她成了罪犯，被阎小样和宋冲云押解着了。

唉，这是不好责怪谷又黄的，谁让她把心贴在了宋冲云的身上呢。

反复地折腾了这么几遭，司机老展这才发动了吉普车，慢慢地向前滑去了。

坐在车窗一边的阎小样，却善解人意地轻声笑了一下。

谷又黄想她是笑自己的，她不要阎小样笑，便不无气恼地轻声呵斥道：笑什么笑？

阎小样就不笑了。

可是司机老展也笑了，自然也是轻声地笑呢。

谷又黄能怎么样呢？受聘为协警的老展，虽然算不得国家编制的警察，却也经常工作在一起，知根知底的，谷又黄能对他恶语相向吗？这是不能的，所以她也笑了。轻轻地笑着呵责道：不要笑。

二

肚腹的右下侧痛着，一直痛着。

大约从夜半时分就一点一点地痛着了，到天明时分，便痛得有点难以忍受。放在平时，堪称警中之花的谷又黄，才不会忍着腹痛去执行任务呢。对宋冲云很是上心的她，有个与他同去西安城的机会，她是要积极的。她的目的很单纯，公私兼顾，和宋冲云到省城西安去，把罪犯交出去，俩人好在西安城逛一逛，钟楼是要去的，鼓楼是要去的，还有大、小雁塔，也是要去，有可能的话，就在大雁塔的佛堂上烧一炷高香，祈求神灵开恩保佑他们……啊！怎么说呢？呆头呆脑的宋冲云害得肚腹疼痛的谷又黄只有忍着疼痛，和他一起押解女犯阎小样，到了西安，选个机会，把他们的关系确定下来，因此，她是要忍着的，



咬牙忍着也要忍到西安去。

为了保证去西安，在来监所提解阎小样前，谷又黄绕道去了一趟县医院，在那里看了医生。

医生只是临床做了个简单的检查，就说她是阑尾炎，要在医院住下来，观察治疗。

谷又黄哪里听得进去，她笑嘻嘻地缠磨着医生，说她还没那么稀贵，开了几样药后，就往监所赶去了。

尽管谷又黄赶得很急，到时还是晚了些时间，加之她在安排座位时，又倒腾了那么一阵，时间就又晚了不少，清晨原本冷寂的保安县城，已然人来人往，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
从监所要去县城外的公路，是必须穿过一段街区的。吉普车一会儿鸣声喇叭，一会儿鸣声喇叭，颇为艰难地在人丛里向前爬行。

这是罪犯阎小样所希望的，她侧着脸，希望吉普车再走慢些，她好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车窗外的县城街道，以及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。此外，还有街道两旁的树木和房子。她要把每一个人，每一棵树，每一幢房子，都印记在她的脑子里，尽管这人、这树、这房子，与她并无多大关系，她却比往常的任何时候都留意。

是啊！谁能知道阎小样此刻的心情呢？一个死缓女犯，她太热爱生她养她的故土了。

街的一边，就是县城中学的大门。

起名保安中学的县城中学，在陕北是大有名气的，谁要考进这所中学读书，那就等于谁的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校门了，只要在校用心学习，很少有考不上大学的。县城东南乡阎家沟村的碎女子阎小样，就很豪迈地考进了县城中学，成了这所名校学习最为刻苦，学习成绩也最为优秀的一员。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她，对她抱着极大的期待。

吉普车依然缓慢地在人丛中蠕动。



阎小样一眼眼地看着，就又看见了街边的影剧院。

这座规模不是很大的影剧院，建成时间已是有些年头了。那个时候，阎小样还在县城中学读书，知道县政府出资，填高了县城边上的一片河滩地，号召县城的干部群众，义务出工，修建了这座县城建设史上从来没有搞过的大工程。

修建影剧院之前，保安县城多的是窑洞，有青砖卷箍的，有麻石卷箍的，还有在石岩上、土崖上掏掘的。当地人曾经骄傲地说，保安堪称世界窑洞博物馆。

要建一座现代风格的影剧院，中学的老师组织在校的学生也到工地上来了。农家女子阎小样在工地上，是吃得苦的，搬砖头，抬灰浆，干得热火朝天。打心眼里说，阎小样期望她们的保安县城，有座像样的影剧院的，她也能到影剧院里去，看电影，看演出，那该是多么享受的事啊！

在这里参加义务劳动，阎小样看到了许多水泥预制件。

雄伟壮观的水泥预制件呀！竖起来的两排是柱子，横架起来的是屋梁。水泥的柱子是粗壮的，水泥的屋梁是高耸的。在组装这些大型水泥预制件时，动用了两台移动式大吊车，在施工人员吹响的哨子声里，一根根的柱子竖起来了，一根根的屋梁架起来了。

多么辉煌的一座建筑呀！阎小样当时昂着头看，把脖子昂疼了，把眼睛看酸了，好像还不过瘾。

落成之日，全县城的人，自发地走上街头，扭秧歌，跑旱船，敲锣打鼓，极尽庆贺与欢乐。

然而，所有的热闹与红火，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冷却下来了。如今的影剧院，除了偶然的一两部叫座电影放映外，其他的演出活动基本没有了。一天天、一年年地闲置，曾经那么吸引人的影剧院，显得破败而落寞。不过呢，因为县城的建设规模在扩展，原来靠着城边的影剧院，不断地有人投资，在它的旁边修楼建房，就把影剧院的位置推到县城中心地段了。有商业眼光的人，租了影剧院临街的地方，隔出一间两间的门面，作了生意的场所。

阎小样看得清楚，那样的生意场所还是很不错的，有人在卖音响设备，有



有人在卖音像图书，还有人在卖儿童的服装和玩具……总而言之，是还有那么点繁华景象的。

很幸运地，阎小样在影剧院看过一场电影。那是影剧院落成后不久，为了报答义务出工人员的义映。县城中学的三好学生阎小样，作为学校的代表，坐在新建成的影剧院里，看着很受陕北人喜爱的《黄土地》。这部电影的画面拍得太美了，都是陕北的山山水水、沟沟梁梁，可在电影的银幕上展现出来，就是比现实的好看，而且更为喜人。再就是电影里唱的歌儿了，也都是陕北人喜唱，唱了经年累月的信天游，从剧中人的嘴里唱出来，也是特别的好听，特别的耐听。

当时的阎小样，完全沉迷到电影里了。

到电影放映完毕，影剧院的场灯全都亮了起来，碎女子阎小样还沉浸在《黄土地》的音画世界里醒不来。好像就在那一刻起，阎小样下了做个陕北民歌手的决心。

记得当时，阎小样的心给自己的大脑说：我要唱歌。

也是上天有意，给了阎小样一个少见的俏模样，给了阎小样一个少见的亮嗓子。

在她读书的保安中学，不经意地，她就唱出名了。

那时候，阎小样没敢想得太远，她觉得只要有民歌唱就很高兴了，学习之余，阎小样就去学校的音乐老师王厚草那里，让她教她唱陕北民歌。老师王厚草就怕没有学生学唱歌，特别是像阎小样这么禀赋天成的学生，自觉学唱陕北民歌，她没有不认真教唱的理由。

老师王厚草，为阎小样感动着，她像发现了一颗歌坛新星一样，把她所有的唱技和唱功都教给了阎小样。

遗憾随之而来，阎小样的母亲病了，不是一般的病，是个花钱如流水却也无法治愈的恶疾。后来的一天，阎小样被从王厚草老师的练歌现场叫出来，来到母亲的病床前，俯身趴到母亲的身上，没能听到母亲最后的一声嘱咐，就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撒手去了。



在母亲的灵床前，阎小样哭了。她想她会号啕大哭的，但却没有，只是静静地流着泪，心里头无声地给母亲唱起了一首陕北信天游。

阎小样唱的是母亲过去编唱的一首《家常饭》：

葫芦黄瓜嫩菠菜，
青菜白菜小萝卜菜。
绿豆小米豆钱钱，
荞麦三棱儿麦子尖。
苦菜叶叶儿搓拌汤，
榆钱叶叶儿熬糊汤。
硬糜子馍馍软糜子糕，
烧酒盅盅子摆开了。

阎小样不知道，她在心里为什么会无声地哼唱信天游。是因为母亲也会唱信天游吧？是的啊，母亲是太会唱，也太爱唱她们陕北的信天游了，她能唱的信天游很多很多，是她们阎家沟村难不住的唱家子。而且是，许多的信天游，还都是母亲现编现唱的，她的手头，她的眼前，是个什么，就编唱什么。正如阎小样现时唱的信天游，就都是母亲家常生活里的编唱，她用心唱给母亲，是对母亲的祭祀吗？

没错，阎小样就是这样祭祀她的母亲的。

亲爱的母亲喜唱信天游，阎小样也喜唱信天游，人就说，她是母亲托生的，遗传了母亲的特长。

然而，遗传了母亲特长的阎小样，很是不幸，像她的母亲一样，只能圈在她们阎家沟唱信天游了。没有办法，家里剩下一个父亲，还有一个长兄和小弟，三条汉子，没个女人照料还真是不行。

阎小样辍学回了家，接过母亲的责任，料理起了家里的生活。



三

魂牵梦萦的保安县城，被司机老展驾驶的四轮吉普车，抛在身后看不见了。

莺飞草长的陕北啊，天是那样的高，云是那么的淡，押解着阎小样的吉普车，像只活泼的旱天鱼，在陕北独有的沟沟梁梁上翻转，一会儿呢，呼呼啦啦地沉入到了深不可测的沟底，一会儿呢，又飘飘摇摇蹿升到高可及天的梁顶。

下到沟底里，自然会有一条小河，呜呜溅溅地流淌着，不歇不停，不知疲累，这儿，那儿，又少不了成群结伙的鸭子，或者白鹅，在清清浅浅的河水里，悠悠然然地浮游着。间或呢，是一只鸭子了，撅起肥硕的屁股，把头扎进水底，它是叼住了一条小鱼吗？不知道，只见它从水里仰起头来，扑棱着翅膀时，猜想它是一定有所获的了。嘎儿——嘎儿——大叫着的，应该是骄傲的大白鹅了，它是在唱信天游吗？好像不是，随着它高亢的叫声，有一只如它一样的雪白大鹅，划动着红红的脚蹼，迅捷地游到它的身边，于是，它把叫声压低了，相互把头绕到脖子上，叽叽咕咕说个不停……

河的两岸，是一棵一棵的柳树。

陕北的柳树啊！

都有一个奇怪的习性，喜欢刀砍斧剁，把它长得蓬蓬勃勃的头颅，从齐人高的地方断下来，只待来年，就又生出更加蓬勃的新枝来。好像是，不遭砍头的柳树，还不是很自在，长着长着，会自绝性命而死去，倒是遭受砍头的柳树，却总是精力旺盛，生得葳葳蕤蕤，劲头十足。

这就是陕北柳树的好了。它们像是知道陕北人的需要，以它一次次断头的牺牲，奉献出陕北人生活中略嫌短缺的用材。

吉普车爬到梁顶上了……到处都是高入云天的井架。新时期的陕北，一个新的风景，就是这些涂了黄漆的井架了，那是油田工人在钻新的油井……还有磕头虫——这是当地人对抽油设备的一种俗称，它们或者独立一处，或者成群排

列，不是十分紧张地，上来了，下去了，无始无终地运动着，黏稠的黑色原油，就从地下的深处冲出来，汇入到相连如织的输油管道里。

不眨眼地望着车窗外的景致，望得阎小样有些疲倦，她回了一下头。

正是她的这一回头，看到坐在座位中间的谷又黄，脸色煞白，并有细碎的汗水，像是草叶上的露珠，不断地浸出来，阎小样就很吃惊了。

阎小样小心地问：哎，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

谷又黄却不买账，说：咸吃萝卜淡操心。

一旁的宋冲云也注意到谷又黄的脸色，伸手在她的额头上试了试，说：不发烧呀！

是个粗心人呢。谷又黄白了他一眼，说：你才发烧哩。

宋冲云却还不明白，说：那你说，你的脸色咋那么难看？

谷又黄的话就不好听了，说：难看了你甭看。

宋冲云是知错的，依然地慢言软语，说：我是担心哩。给我说，你哪儿不好受？

谷又黄这就乖顺起来了，说：小肚子那儿，不晓得咋的，有些疼。

宋冲云就很紧张了，说：啊呀！这可咋办呢？

谷又黄却还故作轻松，说：凉拌（办）么。别害怕，死不了人。

俩人是，你要鸡上一口，他就鸭上一口，拌着人间才有的那种幸福的小嘴。一边的阎小样，还有驾车的司机老展，就都成了无足轻重的旁人了。不知司机老展是怎么想的，他只回头关切地看了一眼谷又黄和宋冲云，就又双目朝前，聚精会神地驾驶着吉普车往前奔驰。阎小样想的就多了一点，她知道，她是一个被押解的服刑犯，她是没资格关心人的，哪怕是表现出一点点关切的意思，都只能是惹得人烦，不高兴，呛她一头，吐她一脸，她也得满盘子满碗地接着呢。

这么想着，阎小样就想哭。

可是现在，她还哭得出来吗？不会了。一个人的眼泪是有限的，不可能像条河，长年累月地流，而且呢，便是河水，也有流干的时候，像她们陕北，一些



原来波涛翻滚的河水，不是都干了吗？阎小样觉得她的眼泪，就如断流的河水，已经彻底地流干了。

但她现在却想哭，心头上泪汪汪的。

汪汪的哭的感觉，是为了自己吗？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那么就是为了押解她的女警察谷又黄，是的啊，一定是的。只是短短的时间里，阎小样却已敏锐地发现，谷又黄和宋冲云的关系不一般。他们是一对小夫妻吗？不大像哩，是小夫妻的话，要比他们现在的样子亲密。那么，他们就该是一对小恋人了？这么想着，阎小样在心里依然否定着，她感觉俩人离着小恋人也还存在着一点距离……这么说，他们就一定是一对有点意思的人儿了！是的啊，一定是的，他们现在的样子，怎么看，都是这样的一对人儿哩。

这么一想，阎小样清楚了，她所以想哭，既是为了押解她的一对小警察的幸福，也是为了她的不幸。

按说呢，年轻的女子都有一个梦想的，能够被人所爱，也能够爱别人。当然了，只能是被她想爱的人所爱，她爱她所想爱的人。阎小样就是这样梦想的，但她不能够了，也许是永远都不能够了。

是怕汪汪的泪水流出眼眶吗？

阎小样把头转向了车窗外，是这一转，她便看见了熟悉的山梁、熟悉的沟坡、熟悉的小河了……她的，更为熟悉的家。

生了她，养了她的家啊！

就在眼前的那道山梁的背后，袅袅的炊烟，自由地从山梁的那边飘飞起来，翻过了山梁，还带来了狗的轻吠、鸡的啼鸣、羊的呜咽……阎小样在心里告别着故乡，告别着家，默默地为她的亲人祷告着。

阎小样默祷说：亲人啊，小样对不起你们了。

将心比心，一个远离家人服刑的犯人，隔着车窗玻璃，如此深情地注目车窗外的一切，在宋冲云和谷又黄看来，是能够理解的。一路走来，阎小样不错眼地盯视着车窗外边，宋冲云和谷又黄，又职业使然地盯视着阎小样，这么长时间

远距离的盯视，在宋冲云和谷又黄的心头，渐渐地，很没道理地生出了一种同情感。特别是宋冲云，感觉阎小样其实是不该受这牢狱之灾的。

因为什么呢？

就因为阎小样爱唱信天游吗？

就因为阎小样生得俊俏宜人？

宋冲云的脸不再烧了，心也不再急了。但他还是由不了自己，要想阎小样，想她的不幸和灾难。

四

辍学回家的阎小样，去了半山腰母亲的坟堆前，她是拿了一卷纸的，是她在学校俭省下来的纸哩，有的已经订成作业本，上面或者写了字，或者还没有写字，这可都是阎小样的心爱了。她拿到了母亲的坟堆前，点上火，一页一页地烧了。

纸火在风中打起了旋儿，忽悠悠腾空而起，旋飘在云彩全无的虚空里，像是一只只火焚的鸟儿。

阎小样知道，她是烧着她的希望的，同时也烧着她的决定。

决心既下，阎小样回到了家里，像母亲活着时一样，为了家的生计，黑黑明明、没头没绪、无边无沿地担起了家的责任，为她们的家操持烟火了。

俗话说得好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

年纪还小的阎小样便是这样，一旦把家的责任搁到了她的嫩肩上，担得起，担不起，她都必须担着走了。多亏是，阎小样的悟性好，入道快，家里家外，没有几天时间，就都归置得有模有样，如她母亲在世时一个样子了。

老爸是个肉性子，天大的事都不起火。

所以呢，母亲在世时，家中大事小情，都是由着母亲操弄的。现在，阎小样接过了母亲的责任，自然也就由着她来担承了。性情柔软的老爸看在眼里，就